

一日，該公處之另一演員，猶獨餘事，而戴則竟將該女置於雙膝之間，接吻摸胸，穢惡不堪，不圖適為公安局之第一科科長所見，車中女非別，乃該處之書記也。大怒，即歸局面詢諸左右，皆該書記撤職之故，洩汚史也。該女雖居於杭州冷僻之巷，祕密行其浪漫工作，如果屬實，則公安科似有查獲之希望。

見青光一照，便有紫嘟嘟的一響。柳安伯的單刀，已是兩段，刀尖兒落在山上。玉龍却並不回手，祇大喝道：「柳安伯，你可以回復你的師傅！孫拔芳、何應、丹銅斧已被師父所得，他的神道，端的弄同小可！只看你手中單刀，尚緊壓着斧鋒，在青光上一晃，卽成爲兩段罷！」俺也沒有功夫，同你頑笑。俺就趁下回復師傅去了，說畢，把齊銅斧一晃，雙足騰飛，便有一片光影。

有某公者（快隱其名，以存忠厚），赫巨紳也，有妻五，俱皆白晳，多自歌自舞樹田園，而勾欄中人無不慕之。某仗其壯年精力，使姬媵俱得其所欲，如入寶山，故融融洩洩，

一日，該公處之另一演員，猶獨餘事，而戴則竟將該女置於雙膝之間，接吻摸胸，穢惡不堪，不圖適為公安局之第一科科長所見，車中女非別，乃該處之書記也。大怒，即歸局面詢諸左右，皆該書記撤職之故，洩汚史也。該女雖居於杭州冷僻之巷，祕密行其浪漫工作，如果屬實，則公安科似有查獲之希望。

見青光一照，便有紫嘟嘟的一響。柳安伯的單刀，已是兩段，刀尖兒落在山上。玉龍却並不回手，祇大喝道：「柳安伯，你可以回復你的師傅！孫拔芳、何應、丹銅斧已被師父所得，他的神道，端的弄同小可！只看你手中單刀，尚緊壓着斧鋒，在青光上一晃，卽成爲兩段罷！」俺也沒有功夫，同你頑笑。俺就趁下回復師傅去了，說畢，把齊銅斧一晃，雙足騰飛，便有一片光影。

有某公者（快隱其名，以存忠厚），赫巨紳也，有妻五，俱皆白晳，多自歌自舞樹田園，而勾欄中人無不慕之。某仗其壯年精力，使姬媵俱得其所欲，如入寶山，故融融洩洩，

一日，該公處之另一演員，猶獨餘事，而戴則竟將該女置於雙膝之間，接吻摸胸，穢惡不堪，不圖適為公安局之第一科科長所見，車中女非別，乃該處之書記也。大怒，即歸局面詢諸左右，皆該書記撤職之故，洩汚史也。該女雖居於杭州冷僻之巷，祕密行其浪漫工作，如果屬實，則公安科似有查獲之希望。

見青光一照，便有紫嘟嘟的一響。柳安伯的單刀，已是兩段，刀尖兒落在山上。玉龍却並不回手，祇大喝道：「柳安伯，你可以回復你的師傅！孫拔芳、何應、丹銅斧已被師父所得，他的神道，端的弄同小可！只看你手中單刀，尚緊些碰着斧鋒，在青光上一晃，卽成爲兩段罷！」俺也沒有功夫，同你頑笑。俺就趁下回復師傅去了，說畢，把齊銅斧一見，雙足騰飛，便有一片光影。

有某公者（快隱其名，以存忠厚），赫巨紳也，有妻五，俱皆白晳，多自歌自舞樹田園，而勾欄中人無不慕之。某仗其壯年精力，使姬媵俱得其所欲，如入寶山，故融融洩洩，

一日，該公處之另一演員，猶獨餘事，而戴則竟將該女置於雙膝之間，接吻摸胸，穢惡不堪，不圖適為公安局之第一科科長所見，車中女非別，乃該處之書記也。大怒，即歸局面詢諸左右，皆該書記撤職之故，洩汚史也。該女雖居於杭州冷僻之巷，祕密行其浪漫工作，如果屬實，則公安科似有查獲之希望。